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

十九

程子曰韓退之晚年為文所得甚多學本
 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因學文日求
 其所未至遂有所得韓愈亦近世豪傑之
 士如原道中語言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
 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又曰孟子而後却只有原
 道一篇大意儘近理。問遺書言韓愈近世豪傑楊子雲豈得
 如愈後卷又曰楊子之學實韓子之學也蓋則李道海二說似
 相抵悟朱子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楊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
 以此告子耳若退之見得到處却甚峻絕性分三品正是說氣
 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者此退
 之所以不易及而第二說未得其實也

甲之二十九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又嘗曰退之直是會道言語內

不足者意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大抵為名者只是內不
 是內足者自無意於名又曰退之文王操曰臣罪當誅考天三
 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又曰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
 介與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
 說得伯夷心也

揚雄韓愈說性皆說著才

因言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云云又論博愛之

謂仁非是已見言仁篇

朱子曰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

道庶幾近之

又曰原性言所以為性者五說得甚實詳見性論篇

韓公之學見於原道者雖有以識夫大用

之流行而於本然之全體則疑其有所有
睹且於日用之間亦未見其有以存養省
察而體之於身也是以雖其自任者不為
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乎文字
言語之工至其好樂之私又未能卓然自
拔於流俗所與游者不過一時文士其於
僧道則亦僅得毛千暢觀靈惠之流是其
身心內外所立所資不越乎此亦何所據
以為息邪距詖之本而充其所以自任之

甲之二十九

二

心是以一旦放逐憔悴亡聊之中無復平日飲博過從之樂方
且鬱鬱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天瘡海之濱異端之學乃有能
以義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足
以蕩滌情累而暫空其滯礙之懷乎然則凡其稱譽大頭之言
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異其禍不學其道者初亦
不相妨也雖然使公於此能因彼裨裨之有秋而悟我黍稷之
未熟一旦翻然反求諸身以盡聖賢之蘊則所謂以理自勝不
為外物侵亂者將無復羨於彼而吾之所以自任者益快乎其
有餘地矣豈不偉哉。此
未子考異孟簡書注云

韓公於道知其用之周於萬事而未知其
體之具於吾心知其可行於天下而未知
其本之當先於吾之一身也是以其言常
詳於外而畧於內其志常極於遠大而其

行未必能謹於細微雖知文與道有輕重之殊而終未能審其緩急輕重之序以決取舍雖知汲汲以行道濟時抑邪與正為事而或未免雜乎貪位慕祿之私

大學八條起於格物致知終於平天下所以教人為學次第至為纖悉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唐韓子乃能援以為說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其端而驟語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議荀揚哉

韓子於道見其大體規模極分明但未能究其所從來而體察操履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見而言之爾程先生說西銘原道之宗祖此言可以推其淺深也

又令明人評王韓優劣學者多主退之曰文中子根脚雖淺却是以天下為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皆入思慮來退之雖見得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問揚子韓子優劣曰各自有長處韓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揚子之學似本於老氏如清靜淵嘿之語比皆是韓公綱領正却無它這个近老子底說話又曰原道中

得仁義道德極好但是它不去踐履玩味故見得不精密問退
之文士何以從祀曰有闢佛老之功問伊川謂西銘乃原道宗
祖如何曰西銘從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併天命
之謂性說了問如定名虛位之說如何曰後人多譏議之其謂
如此論亦無害蓋此仁也此義也便是定名此仁之道仁之德
此義之道義之德則道德乃總名是虛位也且須知它此語為
老子說老子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夫仁而後義失義而
後禮失禮而後智所以原道云吾之所謂道德合仁與義言之
也須知此意方看得問退之謂朝死不得其傳淫子取之并
山以為孤軍道絕後學如何曰屏山只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
傳尔屏山本釋學問博愛之謂仁如何曰說得却差仁義兩句
皆用將作射看事合宜者為義仁者愛之理若曰博愛曰行
而宜之則皆用矣又曰以博愛為仁則未博愛之前將無仁乎
問由是亦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道底非是說道休問足乎已
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曰然
得之於天者問孟子謂楊墨之害不熄孔子之道不著韓公推
尊孟氏闢揚墨之功而讀墨一篇乃云云何也曰韓公第一義
是學文第二義方去窮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已不敢

甲之九九

四

有嫖於道他本只是學文但行已不敢有嫖於道耳把這個做
第二義○愚按唐史本傳云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
新闕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又曰自晉迄隋老
佛顯行諸儒倚天下正義助為怙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代之
惑雖蒙訕笑踰而復舊始若未之信卒大顯于時昔孟軻拒楊
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一家乃去千餘載撥表反正功與齊
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
如泰山北斗云史氏之稱愈者如此而程朱二先生議論乃或
是非相半蓋史氏存乎獎善而二先生講學明道則雖毫釐必
致其察此所以不同歟○又神道碑云公遺命喪葬無不如禮
○卷習春秋畫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所
我朱子曰按此可見公之平生謹守禮法排斥異教自信之篤
至死不變可以為後世
法○以上論韓子之學

程子曰昔受學於周茂叔令尋仲尼顏子
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自拜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

吉與點也之意又曰周茂叔憲前草不除去謂之日

荆茂叔謂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良卦注言各得其所也。邵

宗師為伊川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數言平生唯

曰茂叔論至此。伊川為大中家傳曰公在虔時嘗假伴南

宮徵榘周博實年甚少公視其氣兒非常人與語果為學知首

者因與為友河間劉立之叙明道事曰先生從汝南周博順問

學窮性命之理。朱子曰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

為官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灑落有仙風

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子也

胡氏曰周子啓程氏以不傳之妙其功蓋

在孔孟之間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

之大也見其文之質而不知其義之精也

見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長也

五峯序通

書曰通書

四十一章周子之所述也周子名其字茂叔春陵人推其道學

所自或曰傳太極圖於穆脩也脩傳先天圖於种放放傳於陳

搏此殆其學之一師歟非其至者也云云。朱子曰先生之學

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

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

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

潘清逸誌先生之墓叙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為稱首然則此

圖當為先生書首無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傳

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

意之微指時而不明而濛濛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

諸本之失也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誦此圖之傳白陳搏

种放穆脩而來而五峯胡宏作通書序又以為先生非止為种

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

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决非种穆所及以為非其至者

則先生之學又何可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考

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二公蓋皆未嘗

且此說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約云
云人有直能立伊尹之志脩顏子之學則知此書之言也括至
大而聖門之事業無不切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讀此書者所宜
知也○又曰今人多與濂溪之學出於希夷某曰濂溪書其存
如大極圖布惠
如何有此說

朱子曰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
叙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
天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
道之傳者與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
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
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

甲北九

六

志

至于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
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
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傳
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
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
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
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
煥然復明於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
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

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江州書

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
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則
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
者遂壹出於私智人爲之鑿若此者蓋千
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先生奮乎百世之下
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
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辭義雖約而
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

甲二十九

七

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
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
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三先生有功於

當世於是爲不小矣袁州祠記

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
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
化之蹟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
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
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

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其爲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者固此理也其爲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

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顧孟氏既沒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爲道固如是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其流遂及於天下之學者於是始知聖賢之所以相傳之實乃出於此而有以用其力焉比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

而大有功於斯世也

隆興
祠記

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
爲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
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
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
已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
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是以天理不明
而人欲熾道學未傳而異端起人按其私
智以駭驚於一世宋興有濂溪先生者作

甲二十九

九

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
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
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
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
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
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承接洙
泗千歲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
分明而規摹宏遠矣歷聖選諸儒授受之次
以論其與復開創汎掃平一之功未有高

焉者也

制刻
桐記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既不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

甲之三十九

十

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

通書序。朱子既為太極圖說則錄

以寄廣漢張敬夫以書來曰先生所與門人討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之也謂

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蓋竊以為此
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于意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段之意
夫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辭必有不勝
言者觀其卷張開中論易傳成書深慮無受之者及鍊見錄中
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學則其意
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入數之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
為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為之目有不可以
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
此耳○同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授之
者孔明亦未嘗以此語類論如何曰焉知其不曾說曰觀顏曾
做工夫處只是切已做工夫曰此亦何嘗不切已皆非在外乃
我所固有也曰蓋此徒身之臆度料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同
如此若理會得者真非在臆度可受用何臆度之有○問太極
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於萬物易則目一而二自二而
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
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陰陽洪範則止言五行或
或詳皆不同何也先生曰理一也人所見有詳畧不然道理亦

甲之二十九

十一

夫嘗不相值也○大元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
節只是此箇道理散為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事說箇道
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
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示人至周公說出太極已是大段分明
指出矣且如惻隱之端發出處推上去則是此心之仁仁即
謂四德之元元即大極之動處如此節節推上去亦自見得認
腦處若看得大極處分別則盡見得天下許多道理皆自此出
事事事物物皆有此箇道理元無虧欠也○近世諸公知濂溪不
甚淺如呂氏童蒙訓稱其用意高遠夫濂溪太極之說所以明
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為之又向遠近高下之
可道哉○通書文雖高簡而体實淵潔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
變化情已合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通書
中數數指出幾字要當如此管地即自然有箇省力處○濂溪
之論雖簡古深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之
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於家
於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
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獲麟傳之以覽斯人者○周子
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却教人如何曉得濂溪太極圖得通書而然

南軒張氏曰自孔孟沒其微言僅存於簡
編更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爲窮經學古
不過求之訓詁章句間於其文義時有所
益然大本之不求聖賢之心鬱而不彰而
又有顛從事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生
文士岐爲二途及夫措之當世施於事爲
則又出於功利之末智力之所營若無與
於書者於是有異端者乘間而入橫流於

中國儒而言道德性命者不入于老則入
於釋間有希世傑出之賢攘臂排之而其
說復未足以盡吾儒之指歸故不足以抑
其瀾而或反以激其勢嗟乎言學而莫適
其序言治而不本於學言道德性命而流
入於虛誕吾儒之學其果如是乎哉及吾
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
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
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

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
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
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
餘蘊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蓋在此
而不在乎他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無
本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誠淫
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其形然則先生發
端之功顧不大哉

道州祠記又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實聖人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

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先生崛起千載之後獨得微指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物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為治者皆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至于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九聖人之所以教人與學者之所以用工本末始終精析該備於是五伯功利之習無以亂其正異端空虛之說無以申其誣求道者有其序而言治者有所本其有功於聖門而流澤於後世顧不大矣哉又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以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敬孔孟而誦習六經所得則不越於詁訓文義間而止矣於所謂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况睹其大全者哉惟先生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二程先生始嘗受學于先生而其自得之深充養之至精粹純密更益光大聖門之大全至是發明無遺憾矣夫以孔孟之心至三先生而後傳則三先生所為傳心之懿在學者可不深求而力體之乎○又下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覩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

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以不參諸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於私意小智之為豈不可嘆哉惟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而乃其綱領也惟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合而流行之體无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何而進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知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體祭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

程子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上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習習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

續老紀甲九

十四

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不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伊川作明道墓表

又曰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

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廢物察
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
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
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
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
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
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
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
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

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
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
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
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
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
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
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
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

平易易知賢愚以日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
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
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
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馳下而
關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張釋曰我肯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

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又曰明道之葬門人朋友與文以述其道學者皆衆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爲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劉安禮曰自孟軻歿聖人之後傳先生傑然日立于千載之後莫闕德穢開示本原聖人之處戶既然而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朱光庭曰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宵隱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

甲之二十九

十六

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君天地之間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淵其動也神速天地之所以立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孟子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禱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范祖禹曰自孟子沒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載發其門鍵立睹堂與一天地之理盡造物之妙真學者之師也。游酢曰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照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乎確然高明萬物覆焉廣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歟陽自此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歟夫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於此歟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呂大臨曰先生資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記躬行力究察論明物極其所止淡然心釋洞見道体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毀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歸之措也其自任之重寧虛聖人而未嘗不

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獲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

武夷胡氏曰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程氏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鐘不顧

甲之九九

十七

志

也紹興間諫官陳公輔伊川之學不正公上章辨之曰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程士程頤以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自韋布超居講筵而臺諫朱光庭等又奏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寔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而頤之見知於當世至矣自願之司勸講不為辯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於義其脩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第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職之門人如諫議楊時右史劉安節舍人許景衡殿院馬伸待制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勵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判其真偽矣壬子年臣至行闕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士大夫將轉為伊川矣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為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為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自相標榜識者憂之士大夫所學各有黨與互相排擊自此起矣紹興五年省試舉人陳狀乞不用元祐

人朱震等考試蓋從於新學者耳目見聞皆已習熟安於其說不肯遽變而傳河洛之學者又多失其本真妄自尊大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爲任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離山異俗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踰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云云然則狂言惟語淫說鄙論豈其文也哉頤之行云云其餘則亦與人同耳然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云云

五峰胡氏曰程氏兄弟唱久絕之學於今

甲之九

六

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

朱子曰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爲標指而達于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內之聖賢之

域

黃州二程先生祠記曰天聖中洛人程公珦初任爲黃陂尉秩滿不能去而遂家焉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顥

又以明年癸酉生子曰頤其後十有餘年當慶曆丙戌丁亥之間攝貳南安乃得獄椽周公某而與之游於是二子因受學焉慨然有求道之志得孔孟不傳之緒於遺經遂以其學爲諸儒倡今所謂明道先生俱川先生者也云云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
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

故明道嘗為條例司

官不以為澆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校計如此可謂不同矣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可以及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庶乎其寡

過矣

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

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懇精深尤耐咀嚼

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又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又看乃好故非又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又曰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功○又曰明道當初想明得熬容易

甲之二十九

十九

使無那查滓只一再見濂溪當時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它天資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問遺書中載明道語便自然洒落明快曰自是它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只管修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自無許多事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豈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說得極善如性即理也一言直是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及又曰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孟子亦未分明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出來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直是說裏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畧以耳

南軒張氏曰讀諸先生之書惟覺二程先

生完全精粹愈讀愈無窮不可不詳味也

又曰伊川之言看得似平易而研窮其味無歇

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
事取其書反覆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
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
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

二先生其猶一氣之周流乎何其理之該
而不偏辭之平而有味也讀遺書易傳它

書真難讀也

上文云諸君子往往因有所見便自處之
高執之固後來精義更不可入故未免有

病若云云○以上兼論周子二程子傳授○又伊川嘗言某於
易傳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春秋待劉絢
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却待出此文字
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

甲之二十九

二十

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
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閑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蠢也功
澤又不及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
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于曰先生自以為不滿意焚
之矣○又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
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
請不敢多閱門弟子請問易傳事一字之疑先生必再三命之
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字○又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讀
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
書不得已○又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以
從學于門誰是最有得者伊川曰豈敢便道有得處且只是指
與他个歧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忒大黷若夫自得尤難
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
人也○又胡文定公言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釋明
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
却不得此明道為有不通處後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志完曰
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嘗問顏子在
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

若何先曰不道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
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穎昌有趙均國者
自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國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却
神祠廟宇人始知爲善古人觀象作服便是爲善之具○按以
上數語皆足以見
程子之學故附焉

程子曰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
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
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
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
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也蓬
革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

甲二十九

三十一

基

裕如講學于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
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
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
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
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污清明坦夷洞徹中
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門羣居燕飲笑語
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願吾所樂如何耳其
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
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

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
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曾子子
思而子思之所以授孟子耳其餘門人各
以材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
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歲師道不立學
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
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
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
槩可見而先生醇一不雜汪洋高大乃其

甲二十九

二十二

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
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與語成德者昔
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則可

謂安且成矣

先生有書十二卷曰呈極經世古詩二千
篇題曰擊壤集銘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

開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
。又明人張翥為行狀畧曰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
象數之蘊明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
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去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
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參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于
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
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羨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先生少事北
海李之才挺之挺之聞道於汝陽穆修伯長伯長以上雖有其
聞未之詳也先生既受其學又遊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涉
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適退居共城

廬於百源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口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程子曰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又曰堯夫放曠又曰堯夫猶空中樓閣又曰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又曰堯夫有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蒲懷都是春又曰悟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言皆有理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他放蕩之場堯夫却皆有理自以為皆有理故要得從心妄行總不妨堯夫又得詩云聖人喫緊此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著裏何必如此又曰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為人則直是無禮不恭又曰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此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道來。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意思元古未有人道來。邵子嘗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耶子曰天下之事願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願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之以其不知故

續志記甲子九 三十三

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為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矍然稱善晁以道嘗以書問康節之數于伊川伊川答書云膠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程子言堯夫疾革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又曰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酒吏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也問堯夫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个人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個事將這個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邵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

朱子曰周子從理處觀邵子從數上觀皆只是此理 又曰從看理上看則君 處大數目是細碎

又曰太極不如先天之大先天不如太極之精 先人乃伏羲幸而康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 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廉

溪自竹張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五行而遂百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畧耳

伊川之學於大體熒澈而小節目猶有疏

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而大體乃有未

粹問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却輕之嘗有簡與橫

粹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它說某嘗謂此便見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較

甲二十九

二十四

之橫渠心統性情說得尤密真不易之論

詳已見心性篇又邵子名言多已見前而先天之說朱子望易啓蒙盡之此不復錄○程子稱康節空中樓閣言看得四通八達○或言康節心曾如此快活廣大安得如之曰它是甚麼樣工夫○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自謂慕堯夫爲人如何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它曾襟中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下得今人却恃個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曰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鏗舒可謂人豪矣○又言看康節爲人頌極會處置事爲它神閑氣定不動聲氣頃刻置得別蓋它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它用心都在緊要上爲它靜極了看得天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關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嘗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且得道理到此又曰它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康節其善子房以爲子房善養其用以老子爲得易之体孟子爲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問康節嘗有菜

老之說如何曰便是它有些子這一個曰如此莫於道理有異否
曰他嘗說老子云云孟子云云體用自分作兩截二程謂其不
雜以今觀之亦恐未然曰他說風花雪月莫是曾點意思否曰
也是見得眼前這一个好曰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
是它有這些子若不然却淺陋了。問堯夫之學似揚雄如何
曰數言。某看康節易了都看別人底不得他說那太極生兩
儀兩儀生四象又都無甚玄妙只是從來更無人識又曰太元
擬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數推之六為之首一以生三為三方三
生九為九州九生二十七為二十七部九九乘之斯為八十一
步首之以八十四所以準六十四卦贊之以七百二十九所以
準八十四爻無非三數推之康節之數州是加倍之法。康節
其初想只是得太極上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上轉久
之理自透徹想見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
物才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於衰也謂如是花方
苦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理在數內
數又在理內康節是見得一個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說
它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斤謚之類此知康節之淺者也。或
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

甲之廿九

必有衰且如一朵花含蕊時是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
衰謝又如看人即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
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類乎其順治然其歸若
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
康節者未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
量又云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
此整齊包括得盡想他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才到二分以
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个始卦來蓋緣他於起處推將來至
交接處看得分曉廣云先生前日說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少
異處莫正在此否若是聖人則處乾時有个處乾底道理處
始時自有个處始底道理否先生曰然。或誦康節詩云若論
先天一事無後天方要善工夫先生問如何是一事無對曰出
於自然不用安排廣云一事無處是太極先生曰嘗謂太極是
个藏頭底物事重重推將去更無盡期廣云先生所謂迎之而
不見首隨之而不見其後是也。邵子天地定位否泰反類一
詩正是發明先天方圖之義先天圖傳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
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煉參同契所言是也。問舊無希引心
贊云廓然心鏡大無倫盡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即天天即性莫

於微處起經綸不知如何曰是殆非康節之詩也林少頴云朱
內翰作次第是子發也問何以辨曰若是真實見得必不恁地
張皇如康節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多少平易
實見得者自別又問一中分造化曰本是一個而消息盈虛便
生陰陽事事物物皆恁地有消便有息有盈便有虛有個面便
有個背道夫曰這便是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為者曰這便是生
兩儀之理○邵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
○康節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間有術
者人來問事心下默念則他說相應不念則說不應問姓幾畫
口中默數則他說便著不數者說不着○先生誦康節詩曰施
為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或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
妄發○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直卿云
其詩多說閑靜樂底意思太煞把做事了先
生曰這個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

張子西銘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

然中處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

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

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故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

甲之二十九

北七

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

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

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

勸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

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

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以成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

衆事則大臣而已故宗子之家問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

下之尚年者亦可以言其天之所一也故凡慈天下之
孤弱者乃所以成吾之功聖人之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
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遺於世中人是兄弟之秀出平等夷者也
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疾癘殘疾博獨寡非吾
兄弟之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

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違曰**

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

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或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檢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之肖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

不愧屋陋為無忝存心養性為

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作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

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

而待其心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夫者盡事天之道

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其心其恭至矣故事夫者盡事天之道 **體**

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

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其心其恭至矣故事夫者盡事天之道 **體**

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

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

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足也

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

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丁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

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

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

伯奇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

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

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

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

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嘉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沒吾

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

沒則安而無所懼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

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

小七一大力 甲之二十九 九

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

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

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

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枯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者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幼勿為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可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其既為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荅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一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訂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也

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体用果離而二矣曰用未嘗離体也以人觀之四支百骸具於一身者体也至其用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即体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問西銘曰更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都即是一個氣。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自父母自父母又問自惡言酒至勇於從而順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曰惡言酒育英才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問天地之塞如何是塞先生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体乃孟子氣体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不足之處則非塞矣帥即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西銘一篇正在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乾為父坤為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

甲之二十九

三十一

西銘有个劈下來底道理有个橫截斷底道理直卿疑之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則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問向日曾以西銘仁孝之理請問先生令截斷橫看後來見得孝是發見之先仁是天德之全事親如事天即是孝自此推之事天如事親即仁矣老吾老幼吾幼自老老幼幼之心推之至於疲癯殘疾皆如吾兄弟顛連而無告方始盡故以敬親之心不欺閭室不愧屋漏以敬其天以愛親之心樂天循理無所不順以安其天方始盡性竊意橫渠大意只是如此不知是否曰他不是說孝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且逐日自把身心來体察一遍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塞吾性便是天地之帥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疎遠近之分故敬天當如敬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徐子融曰先生謂事親是事天底樣子只此一句說盡西銘之意矣。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述其志這志便是那天地之帥吾其性底志為入子便要述

得父之事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達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濟惡不悛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天地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脈都是從天地之塞吾其胙天地之帥吾其性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是這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吾其胙吾其性有我夫承當之理○問西銘說類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先生曰西銘本不是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曰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却未免有失處若天道純然則無失之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耳○問西銘無逃而待烹申生未盡子道何故取之先生曰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妾天則無妾若抄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問西銘只是言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曰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曉者明其所難曉者耳○白雲郭云西銘專為理言不為分說某謂西銘之書橫渠所以示人至為深切而伊川又以理一分殊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為父坤之為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則其分不得不殊矣故以仁為同胞物

甲之三十九

三十一

為吾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為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為我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以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顛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差等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爾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夫子始發明之非一時救弊之言姑以彊此而辨彼也又云西銘止以假塗非終身之學某謂西銘之言皆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為始學者一時所具而發也○西銘它無所附故載於此

